

第一章

LiJiaCheng

初涉人世 励志自强

贫贱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安于贫贱而不图自强，只要选择积极的生活，必能从贫贱中挣脱出来。

李嘉诚少年时，因逢战乱，随父母迁居香港，寄人篱下。14岁时，父亲病故，年少的他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是，他从未丧失志向，就像一株被大石压住的小草，顽强地向外探着头。

1. 家庭的熏陶

广东潮汕地区的韩江之水碧波荡漾，亘古不绝地穿越潮汕平原，南流入海。潮州古城，北有金山，东有笔架山，西有葫芦山，三山一水，江山如画。

李嘉诚祖籍便是广东省潮州人。潮汕地区是中国著名侨乡，华人社会历来有“两个潮汕”之说。潮汕是粤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人从明清开始，便大批移居海外。而潮人移居海外的高潮，则在 19 世纪中叶。

潮人极富冒险精神和开拓意识，他们亦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拼搏不息而著称。潮人移居海外的劳工逐年递减，而商人则与年俱增，后来功成名就、腰缠万贯者数不胜数。潮人的这股海外移民潮，直到 1949 年后，才渐渐停息。

在潮州市北门街面线巷，有一座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古宅，这里既没有红墙碧瓦雕梁画栋，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古宅却吸引了众多的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前来瞻仰参观。

原来，这就是李氏家族的祖屋。

据李氏族谱，明末清初，一世祖李明山，为避战乱，举家由福建莆田迁至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州市）。家史再往前溯，李氏家族的祖先在中原。从一世祖李明山定居潮州，传至李嘉诚这一辈，正好第 10 世。

1928 年 7 月 29 日（农历 6 月 13 日），李嘉诚就出生于这座古宅里。

李氏家族乃书香世家，李嘉诚的曾祖父李鹏万，是清朝甄选的文官八贡之一。在李家前还有一座 3 米高的碑台，上插贡旗，以记其事。李氏家族，世代教学治学，闻名乡里，深得四野乡村人崇敬。

李嘉诚祖父李晓帆是清末秀才，也是饱学之士，无奈未能求得功名，只好在村中做一个教书先生。20 世纪初，懦弱无能清政府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人民痛苦不堪。同时，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也逐渐渗透进来。饱读四书五经的李晓帆梦想教育救国，他毅然送儿子李云章、李云梯东渡扶桑留学，一个学商科，一个念师范，他们学成回国后，分别在潮州、汕头从事教育工作。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经，秉承家训，走的也是治学执教之路。李云经从小聪颖好学，1913 年（15 岁）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金山中学，1917 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全校第一名。无奈家境贫寒，无缘继续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便应蓬阳懋德学校之聘，开始了执教生涯。

他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深得上司的赏识及当地群众的好评，在乡邻四野颇受尊重。1935 年春，他被聘请为庵埠宏安小学校长。

李嘉诚来到人世，世界已不太平。尽管此时北伐已取得辉煌的胜利，而中国依旧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世界经济经历长久繁荣后，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

潮州偏安一隅，受时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使得李云经得以在教书之余携长子嘉诚，流连于青山绿水间，享受安祥宁静的自然生活；生活清苦，却也乐得逍遥自在。李云经心底也不时泛起忧国忧民之心，他对儿子的最大期望，就是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和家乡。

李嘉诚不负乃父厚望，他聪颖好学，3岁就能咏《三字经》、《千家诗》等。咏诗诵文，是李嘉诚童稚时代的最佳娱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李嘉诚正是在这些童蒙读物中，最早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

深厚的家学培养了李嘉诚许多优秀品德。不可否认，这些优秀品德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如何，有时，确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李嘉诚的父亲重义轻利，安贫乐道，热衷于教育事业，视教育为强国利民之本。

李嘉诚呢，也深受父亲的熏陶，一言一行皆按父亲要求的去做，更重要的是他酷爱读书，很有上进心，深得李云经的喜爱。

那时候，李嘉诚的童年梦想，是像父亲一样，做一名桃李满天下的博学多识的教师。

5岁那年，李嘉诚在父亲的引导下，祭拜孔圣人，进了潮州北门街观海寺小学念书。学堂是观海寺的庙产，诵经声与读书声此起彼伏。

此时，新文化运动已经历 10 多年的风风雨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正在经受工业革命的洗礼。而这里学堂的读书声与寺庙的诵经声一样亘古不变，“之乎者也”构成授课的主要内容，时光恍然凝固。

课堂的墙壁上，贴着一副醒目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李嘉诚对先生教授的诗文，自幼在家里早已烂熟于胸，他有着极强的求知欲，早已不满足于老师讲授的那些东西。他对陌生的诗文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对那些千古流传的爱国诗篇，他虽然似懂非懂，竟也能沉醉其中。

李氏家族的古宅，有一间珍藏图书的藏书阁。每日放学回家，李嘉诚便泡在藏书阁，孜孜不倦地阅读诗文。

他涉猎甚广，《诗经》、《论语》、《离骚》、唐诗、宋词、元曲……他尤其喜欢文天祥、陆游、岳飞、辛弃疾等人的诗词，渐渐地，他也能体味出其间的豪情与忧愤。

在书房的小小天地里，李嘉诚常做着状元及第、衣锦还乡的美梦，他对那些精忠报国之士尤其敬佩不已。

年少的他，将父亲奉为自己的楷模。他梦想着自己能够拥有父亲那样广博的学识，也像父亲那样受人尊敬。因而，他读书非常刻苦自觉，经常在书房里点煤油灯读书，很晚很晚都不睡觉。

待父亲回家来，他便缠着父亲给他讲解不懂的诗文、

历史背景、人文故事等。

李嘉诚读书的悟性与勤勉，深得父亲的嘉许。1934年，李云经受聘担任宏安小学校长不久，李嘉诚便转入宏安小学就读，从此父子俩有机会天天相聚。

父亲时常向他讲起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暴行。随着父亲娓娓的话语和忧郁的神色，李嘉诚仿佛看到忧国忧民的屈原，仰天吟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壮怀激烈的岳飞，仰天长啸“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还有位卑不敢忘忧国的杜甫，在寒冷的秋夜，对着自家的破茅屋，高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李嘉诚似懂非懂，但有一个理念却分外清晰：勤勉苦读，出人头地，报国为民。

时局动荡，生活清贫，未能建功立业的李云经，眼见儿子如此懂事聪颖，便把厚望寄托于儿子身上。李嘉诚优异的学业，是郁郁不得志的父亲最大的慰藉。

少年时代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为李嘉诚后来的发展与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来虽然没有遵循儿时的志向，走求学治学之路，但小时候所受的国学熏陶，却培育了李嘉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大志向。

在以后的岁月中，李嘉诚虽历经坎坷，饱尝贫穷之苦，但自强不息，不甘沉沦，可以说完全得益于他早年立下的志向。

在人生中，立志是最重要的，这等于为自己定下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方向，走到哪算哪，很难到达理想境界。

而且，立志宜高远，这样，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自尊自爱；即使身处贫贱也不会自轻自贱，而力求改善不利处境，以获得受人承认的成就和受人尊重的地位。如此有意识地、持之不懈地努力，怎么会没有作为呢？

2. 国破家亡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日军迅速侵占了中国的半壁河山。

1939年6月，潮汕沦陷，日寇横行，宁静而美丽的潮州城变成了一片废墟。县教育科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李云经失业，教育救国的愿望遭到沉重打击。

太阳旗在潮州城头四处飘扬，四散逃难的人络绎不绝。

素有爱国之心的李云经常与城里的知识分子相聚一起，密谋抗日大计，其间也有不少青年志士前往抗战前线或加入了敌后游击队。

李云经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儿女，终于未能迈出这一步。他常常在心中自责，感到万分愧疚。

1940年初，李云经携妻带子逃到澄海县隆都松坑乡，寄住在姨亲家。不久，又辗转投靠在后沟小学任教的胞弟李奕。

兄弟见面，抱头痛哭。李云经痛心地说：“我逃荒失

业，一家人生活无着，加上染疟疾，没医没药，祸不单行，苦不堪言。”

这一年，李嘉诚的祖母因惊吓贫病而离开了人世。李嘉诚的伯父们都在他乡执教，潮汕沦陷，日寇横行，他们没有能赶回来奔丧。只有李云经、李奕两兄弟全力草草为母亲办了葬礼。

李云经失业一年后，仍未找到教职。他不会体力劳动，也不会做生意，除了感叹“百无一用是书生”外，毫无办法。胞弟李奕薪水微薄，李云经不忍心长期受其接济，不禁心焦如焚。

李云经与妻子庄碧琴商议多日，决定前往香港投靠妻弟庄静庵。庄静庵是香港的富商。此时，内地战火纷飞，兵荒马乱，香港却是太平盛世，一派祥和，成为战时内地人所向往的避难所。

李奕赞同胞兄的计划。临行的前一天，兄弟俩带家小到山岗祭奠老母。当晚，兄弟俩伴着昏黄的油灯小酌。

谈到目前时局的艰难和未来前途的不测，兄弟俩长吁短叹，怆然涕下。

小小年纪的李嘉诚，虽然常从书中读到有关国破家亡的描述，但没想到此种凄惨景象这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

美好的童年生活彻底结束了。他默默地看着父母愁苦哀伤的面容，心中充满了困惑与茫然。

这一刻，永远印在了他的脑海中。

1940年冬天，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娟，随父母踏上艰难的旅程。

李氏一家冒着随时可能被杀的危险，躲着不时而来的流弹，爬过道道封锁线，步行十几天，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目的地香港。

李云经的妻弟庄静庵，幼年在潮州乡间读私塾，小学毕业后，像众多的潮州人一样离家外出闯荡。1935年，27岁的庄静庵来香港涉足钟表业，从最简单的布质、皮质表带做起，一步步做大。他的产品质优价廉，深受代理商和消费者欢迎。后来开始兼营钟表贸易，购入瑞士钟表，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李嘉诚一家到来时，庄静庵已被潮人视为成功人士。他腾出房间让李氏一家住下，设家宴为姐姐姐夫洗尘。席间，他仔细询问了家乡的近况，然后为姐夫介绍了香港现状，劝李云经不要着急，先安心休息，逛逛港街，再慢慢找工作。

庄静庵未提起让姐夫李云经上他的公司做职员，这是李云经夫妇始料不及的，这也许是庄静庵在商言商，绝不把公司人事与亲戚关系搅和在一起的缘故吧。

李云经长期生活在传统伦理氛围中，虽然明白这是有头脑的商家通常的做法，但在感情上却不那么容易接受。庄碧琴想去质问弟弟，但被李云经制止。他不想给妻弟添太多的麻烦，来香港投靠妻弟，已是万不得已。而且，他毕竟是读书人，有着传统儒士惯有的清高，不愿轻易“为五斗米折腰”。

庄静庵并不满足于眼下的业绩，他要不断地扩大经营规模，资金分外紧张，家庭生活仅属小康。姐姐一家的到来无疑会成为庄家的负担。

他在事业上更是异常忙碌，没日没夜，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初时，他还经常来看望姐夫一家人，问寒问暖。后来，他来的次数愈来愈少，有时，几天都不见他的人影。

庄静庵对自己家人也是如此，他没时间也没有闲情逸致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

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乃时势使然，并非本性如此。是商场竞争冲淡了家庭气氛及人际关系。李嘉诚稍大时，庄静庵深有感触道：“香港商场，竞争激烈，不敢松懈懈怠半分，若不如此，即便是万贯家财，也会输个一贫如洗。”

除庄静庵这门至亲，李云经夫妇在香港还有不少亲友同乡。他们也曾来看望李家一两次，此后便杳无音信。潮人在异国他乡，以团结互助而著称，但这主要是在商场合作上。纯粹的人情方面的“帮衬”是有限的，潮籍富翁，无一不是靠自己的勤俭毅力，搏命搏出来的。

李嘉诚回首往事，如是描绘他少年时的心态：

“小时候，我的家境虽不富裕，但生活基本上是安定的。我的先父、伯父、叔叔的教育程度很高，都是受人尊敬的读书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先父来到香港，举目看到的都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就感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因此在我的心里产生了很多感想，就这样，童年时五彩缤纷的梦想和天真都完全消失了。”

李嘉诚指的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针对具体的人和事。

其实，少年李嘉诚，尊敬并崇拜舅父庄静庵。舅父不

像他的先父和叔伯，总是引经据典地大谈伦理道德，舅父是个实用主义者，是个不爱清谈的搏命猛人。

舅父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也给李嘉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觉得这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极有挑战性，值得一试。

笔者认为，庄静庵如果讲人情，对李家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话，日后李嘉诚必然产生依赖思想，从而缺乏奋斗精神，因为人是一种好逸务劳的动物，在很多情况下，奋斗是因为环境所迫，只有很少情况下是因对事业真心热爱所致。所以，从结果来看，庄静庵的“冷漠”，反倒成全了李嘉诚的一生。

讲人情并非坏事，但人情也有副作用，用得不是地方，不但对受者无益，反而有害。因此，滥施人情肯定不是一种优点，就像医生给滥开补药一样，不值得提倡。

3. 学做香港人

李云经是个很要强的人，不愿仰赖他人生活，因此，他跟庄静庵谈了想出去找工作的打算。

庄静庵极表赞成说：“香港时时处处都有发财机会，就怕人懒眼花，错过机会。潮州人最吃得苦，做生意个个都不错。我认识好些目不识丁的从潮州乡下来的种田佬，几年后，都发达了起来。”

李云经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然而却四处碰壁。他心中不禁泛起一股失落感。在家乡，他是受人尊敬的小学校长，他的渊博学识，使那么多的财主富商黯然失色。

来到香港这个商业社会后，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拜金主义盛行，钱财成为衡量人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里再也没有人向李云经请教古书上的问题；更没有人夸奖儿子嘉诚吟诵诗文的出众禀赋。

不惑之年的李云经，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

李云经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在环境的逼迫下，他也不得不努力使自己与环境融合。

李云经终于找到了工作，是在一家潮商开的公司做小职员。其时，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香港商会号召商人市民募捐，用以购置飞机武器支援中国军队。李云经捐出了积攒多日的数枚港币，而那些富商们，捐出的却是数千上万港元。

见此情景，喊了半辈子教育救国的李云经，对友人感叹道：“实业亦可救国。”

李云经面对现实，对儿子的教育大有改观，他不再以古圣先贤的风范训子，而是要求嘉诚“学做香港人”。这首先得完成两个步骤，即：一要学会广州话，二要攻克英语关。

因为在香港，大众语言是广州话。广州话属粤方言，潮汕话属于闽南方言，彼此相差很远。在香港不懂广州话，可以说是寸步难行。

另外，香港长期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其官方语言是英语，也是香港社会的重要交际工具。尤其在上流社会，英语更是通用语言。

李嘉诚深刻领会父亲的苦心。他把学广州话当作一件大事来对待，他拜表妹表弟为师，勤练不辍，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标准的广州话。

香港之所以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与港人的整体英语水平是分不开的，掌握了英语，就能够更多更快更直接地接受西方文化，从而更好地从事国际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来港求学的李嘉诚再也不是什么学校骄子，他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就如同在听天书，简直不知所云。

而其他的同学，自小就开始了学习英语的学习，所以听

起讲来毫无困难。

李嘉诚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并因此产生出一种自卑心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李云经经常询问儿子上学的情况，并告诫说：“在香港，想做大事，非得学会英语不可。”

李嘉诚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英语难关。且不论个人的前途，就凭学费来之不易这一点，他也会以苦读上进来报答父恩母爱。数十年后，每当李嘉诚回忆起父亲生病不求医，省下药钱供他读书；母亲缝补浆洗，含辛茹苦维持一家生计……时，总是神色黯然，并产生一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伤痛之情。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上学放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单词；夜深人静，他怕影响家人的睡眠，便独自跑到户外的路灯下读英语。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念念有词，苦练英语会话能力。即使后来因父亲过早病故，李嘉诚辍学到茶楼、到中南钟表公司当学徒，每天 10 多个小时的辛苦劳作后，他也从不间断习英语。

他怕遭到茶客的耻笑和老板的训斥，常常利用短暂的空闲靠着墙角，快速拿出写好的纸片来看一眼。

李嘉诚因为从小好学，比较善于学习，记忆力也比较好，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难关，能够较熟练运用英语书写与会话。

环境的作用确实是很大的。出生于潮洲的李嘉诚虽然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但潮州人天性中那种不甘于平庸、永不服输、勇于开拓的精神不能说对他没有影响。

随父亲来到香港这个陌生的环境中后，一切都变了，短暂的茫然无措之后，他便能强迫自己尽快适应环境，这应该说的不甘于平庸、永不服输的天性使然。

香港改写了李嘉诚的人生之路，香港造就了一代商界俊杰李嘉诚，由于父亲开明识势，在艰辛的环境面前能够面对现实，果断转变观念，也促成了李嘉诚人生道路的转向，为这位商界奇才的起步铺平了道路。

适应环境的能力，是一种最重要的能力。有的人，到了新环境，还习惯于用过去观念看待问题，用过去的行为方式处事，因此总是与环境格格不入，难有作为。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比较固执，实质上是一种能力不足的表现，缺乏应有的判断力，不知道吸收新环境中优秀的东西而抛弃自己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总的来说，善于适应环境并能营造新环境的人，才是真正强大的人。